

徐开垒

孟小妹



孟小舫



装帧设计 范一辛

孟 小 妹

徐开全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2,000 印数: 11,8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98

定价: 0.63 元

目 录

第一辑

孟小妹	1
葛老村	46
两城间	90
三代	102
报应	108

第二辑

艺术的磨练和劫难

——追怀沈尹默	114
---------------	-----

我的“最后一课”的老师

——怀念王统照	122
---------------	-----

春临人间

——访巴金	129
-------------	-----

永远的师表

——访叶圣陶	134
--------------	-----

在文艺大地上耕耘六十年

——访冰心	139
-------------	-----

舞台艺术的大师	
——访曹禺	147
“滴尽了油的板鸭”	
——回忆魏金枝	155
晶莹洁白的白玉兰	
——访周轻鼎	161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175

第三辑

一百万次和零次	188
火与壮士	195
十一户人家	212
林八小丢表	227
蕃家弄家家户户	234
南京路的巨变	249
第42号劳模证	257
生产大队长	266
 后记	 273



第一辑

孟 小 妹

一九〇一年春天，二十世纪刚刚揭开它的序幕，皇帝还坐在他的龙椅上，我就开始进工厂了。那时我只有十一岁，住在浦东陆家嘴，天天抱着弟弟进纱厂去找妈妈，要妈妈给弟弟喂奶。妈妈每天早上六点钟进厂去做工，要到晚上七点钟才回家。为了不满周岁的弟弟，我从早到晚要跑上四、五次。妈妈在车间里给弟弟喂奶，我就给妈妈做替工，代她摇纱。工头周雪宝看见我人小，摇得慢，就不时的向妈咕噜：“拿大人工钿，叫小孩做事，洋老板要蚀本！”妈妈低声下气惯了，只好胡乱地给弟弟喂了一点奶，就又从我的手里把“生活”接过去。

后来，妈妈患了干血癆，不能再做工，我就正式接了妈妈的班，妈妈每天摇纱能摇五十多车，我气力小，最多只能摇三十车，周雪宝知道了，连忙去报告东洋监工，东洋监工说：

“这哪能允许？还是要包工三年！”这样，我就做了周雪宝的包身工。在三年里面，赚来的钱全归给她，她只维持我一个人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当时十岁上下的童工，要占全厂工人的一半。童工跟成年工一样，轮流着做夜班。我做不惯夜工，做到半夜，就要打瞌睡。周雪宝看见了，也不来叫我，只把我的“生活”拿去给别人做。等我醒来，身旁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只好去找她。她直瞪着眼睛看着我，忽然伸出一只粗手，打我一个耳光：

“你来做工，还是来困觉？下次再这样，就给我滚蛋！”

我再也不敢打瞌睡了；回到家里，却抱着妈妈的腰直哭。妈抚摸着我的又黄又瘦的小脸对我说：“小妹，人要做得硬呀！穷人就是吃苦，妈吃了一辈子苦，还得吃下去。你才十一岁，以后的日子长着哩！”妈过黄浦江上城隍庙，用一个铜钱给我请了一张佛象来，贴在家里墙上，叫我早晚膜拜；她自己也天天三次下跪，要菩萨保佑我们一家平安。我听着妈的话，天天早晚糊里糊涂给菩萨磕头，心里却只浮现着一些黑影子：纱厂里的日籍总大班大岛，东洋监工老山本，还有工头周雪宝……

有一天深夜，大概已经一点多钟了，我正在厂里摇纱，妈忽然从家里赶来，头发也没梳好，满脸慌张，一跨进车间门槛，看见我就喊：“小妹啊！”

我听见妈叫我，猛抬头，和妈打了一个照面，只见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连忙把“生活”放下，跑过去把妈妈扶住。妈一边哭，一边上气不接下气的催着我说：“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我呆了一下，也来不及问究竟，紧张地跟着妈拔脚就跑。刚跑出车间，妈又拉住我说：“快去请医生，你爹回来了，给人抬回来了，吐着血呢！”妈说完话，急得立刻往回家路上跑。我被丢在厂门口，身子感觉一阵冷，心里乱糟糟地，眼泪扑落扑落掉下来。这样深更半夜，袋里一个钱也没有，自己又只有十一岁，哪里来什么办法请医生？想了一阵，眼前好象看见爹爹象往常一样，从上海回来，抚着我的头叫：“小妹，听妈的话啊！”我心里震了一震，急忙跑回车间去找工头周雪宝。

周雪宝那时也不过二十七、八岁，但面貌生得粗，看起来好象个大男人。她发现我没给她打个招呼就回家，气得脸色铁

青，正打算把我的工牌吊销，看见我忽然回来，就瞪着眼问我：“作啥跑进跑出？”我说：“爸给抬回来了，正吐着血，妈要我给请个医生呢！”周雪宝忽然格吱吱的笑了起来：“请医生？我倒是有办法！”我人小不懂事，信以为真，就说：“好极了，那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吧！”她突然把脸一翻，笑脸立刻消失，阴沉沉地象下着雨的天，猛地吆喝着，同时伸出一只手来：“拿一百两白花银子来！”我怔了一怔，这才明白过来，正想回话，周雪宝却抢着说：“给我滚开！”我只好扭转头走路，但她背后还在骂：“什么臭货贱骨头，死就死了，半夜还请医生！”

我爹是一个搬运工人，从小就在上海外滩码头上给外国人搬运物资。只要轮船进口，不论晚上白天都得干，因此他难得回到浦东家里来，睡也睡在露天码头上。这一夜，因为替一家英国轮船赶运棉包，英国人三令五申的要中国工人在天亮前给运完，我爹肩负过重，就在码头上吐血倒下；回到家里，已经神志不清。妈三跪九叩的要菩萨给爹保佑，但并没有用。当我从厂里回家，爹已咽完了最后一口气，那时天已经亮了。妈看见我没给爹请了医生来，并未怪我，她只搂着我哭，还对我说：

“小妹啊，以后的日子要靠你了！”我糊糊涂涂地答应着，眼泪掉在妈的手上。我们娘儿俩一边哭，一边照料着不满一周岁的弟弟，正乱做一团，忽然屋门“呀”的一下给什么人推开。

进门来的是我的舅父朱一心，他是我妈的小兄弟，从小由妈带大，生来一副直性子。他早些年曾在宁波一个布厂做工，因为工头克扣工资，几句话不合，曾经一拳把那工头打肿了脸，吃了三个月官司。刑满释放的时候，县太爷问他：“今后还打不打人？”他说：“碰着那老贼还得打一拳！”县太爷问那老贼是谁，回说就是那个工头。县太爷原收过那工头贿银三十

两，听得朱一心这样说，一怒又把他关了三个月。这次刑期满，临释放时，县太爷也不要他回什么话了，只叫一个差役押着他上码头，硬把他送回上海来。

这天早上，他得知我爹爹受伤的消息，特地从曹家渡赶来看我们。妈一看来了帮手，心里稍稍舒畅了一点，就和我舅父商量给爹送葬。舅父说：“先到外滩码头上去找那洋鬼子，他们折磨死了人，不偿命，也得赔钱！”妈手头拮据，正愁没钱给爹下葬，就和舅父一起去找那外国人。

我在家守候弟弟，不知为什么，弟弟老是哭个不停。我自己一夜没睡，看着爹的尸体，更是又惊又怕又倦。妈和舅父一清早出去，直到晌午还不见回来，我只好给弟弟调煮了一点土糕，又给自己烧了一顿粥。那时正是盛夏，中午烈日当空，我家里又在郊区，邻居多在歇着。我抱着弟弟，蹲在门口等着，等着，弟弟困熟了，我也不觉睡去。等我醒来，太阳已将下山，但妈和舅父的影子一点都没有。邻居来看我，看见爹的尸体，都说夏天要发臭，不能久留在屋子里。我急得没办法，只是哭。弟弟把尿尿屙撒得满地，我也没心思打扫。

上夜工的时间到了，但妈没有回来，我不能去。天色渐渐发黑，屋子里点上灯，才听见远处脚步声，在星空下，一个人越过丝瓜棚，一拐一拐走来。走到我家门口，我才看出他的脸：浓眉毛，大眼睛，厚嘴唇，两只耳朵撑得很开，象两张兜风的船帆。

他在我家门口望了一阵，才探进头来问我：“你这里是姓孟的么？”我说：“是的。”我的话才答应出，他已一脚踏进门来，看见陈列在床上的我爹尸体，这才毫不顾虑，象油锅子倒翻一样，咕咧括拉倒出一大锅子的话来。

原来我的舅父朱一心陪着我妈妈渡过黄浦江，到外滩码头

去外国人写字间讨爹的抚恤金，碰着那专门管中国搬运工人的意大利人麦利麦里，他是一个“中国通”，实际上却是一个包工头。工人的全部工资收入都要交给他，由他统一安排，每个月由他随意的发给工人几个钱，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听说我爹吐血死了，他脸上的肉动也没动一下。等不及我妈和我舅父提出什么要求，他先抢着说：“他还预领了半个月工钿呢！今天是二十二，还差一个多星期没给我扛扛搬搬的。”然后他看我舅父一眼，又补充道：“你来替他做满月吗？很好，今夜我有货。”我舅父一听，满身象给什么野火烧了一阵，怒气冲天，正想答话，我妈一看舅父这个样子，唯恐闯祸，连忙解释着说：“我们不为别的，只是想请老板帮个忙。人死了，也是运气不好，但目前家里等着米下锅，想请求公司给补贴一点丧葬费。”麦利麦里摇了摇头，装着十分失望的样子，说：“原来这样。可公司没这个规矩呀。”我舅父说：“知道你们没这个规矩，才向你们讲话。人原是好好的，气力用得过分了，才死的。现在等着下葬，……”麦利麦里等不及让我舅父讲完，忽然向我舅父撩起一腿，狂暴地喊起来：“给我滚，滚！”

于是我舅父也把头撞过去，正撞在那洋鬼子的小肚上，放在他后面的转椅也给碰翻。写字间里的人原来就不少，一听见声音，码头上的人也围拢来。房间里一阵乱，我妈妈原来胆小，一见这个场面，只吓得在角落里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麦利麦里依靠外国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向把中国人当成驯羊，今天忽然发现我舅父象一头猛狮向他冲着，一时竟软下来，口里咕咕吧吧地讲不成话。忽然里边房间的门一开，一个细长个子、鹰嘴鼻的洋人走出来，他口里衔着一枝雪茄烟，喷得满房间烟雾腾腾，讲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急急地问：“啥事

体？啥事体？”麦利麦里一看，正是英国老板乔治，他的气立刻壮起来，大声嚷着：“这个流氓要造反！”一边捧着肚皮在一张沙发上倒下来。乔治看见是跟中国工人吵架，正眼也不瞧一下，走到写字台旁就摇那电话，叽哩咕噜说了一阵，三个巡捕就从门外进来了。

“走！”这些王八羔子就把我妈妈和我舅父一起架走了。

这件事很快的在码头上传开。我爹有一个好朋友叫王迈成的，在码头上和我爹一起做搬运工人有好几年，这时他正在黄浦江旁边搭着的凉棚下吃午饭，一听说有那么一桩事，立刻放下饭碗到出事地点去看，不料人早已给抓走了，洋鬼子们也早已下办公室去吃大菜，困午觉。

王迈成纳闷了一阵，决定到巡捕房去探听。那时中国人跟洋鬼子吵架，全要被押到“会审公堂”去受“制裁”，因为外国人有所谓“领事裁判权”。外国人犯罪，中国人不能审判；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什么纠纷，就要受外国巡捕房的羁押，抓到“会审公堂”去受审，押到外国牢监去吃官司。

王迈成到了那边，站在大门口，却怎么也打听不出这两个人的下落，直等到下午四点钟，才看见两个人给押解出来，说因为“聚众要挟，敲诈洋人”，准备转送到法庭上去。王迈成跟我妈妈过去见过面，我妈妈一看见他，连忙招呼，关照他说：

“快给我家小妹去报个信，说闯了祸了，要吃官司去了，叫她好生想办法把爹葬一下吧！”妈一边说，一边尽掉眼泪，可话还没说完，妈就给拉上车去，王迈成也给赶开。

没办法，王迈成只好赶到浦东来找我。他一看见我爹的尸体，浓眉大眼的粗汉子也伤心得哭起来，话象油锅子倒翻一样，就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讲给我听，然后说：“小妹呀，你别焦急吧，你妈好歹明天总会回来，有我和弟兄们帮助，你爹

总有办法落葬！”说着，他就把临时从弟兄们那边兜拢来的钱交给我。我听见我妈和舅父全给抓去，早急得哭起来。我才十一岁呀，我哪里知道天底下会有这样事啊！我一边哭，一边说：“叔叔，你给我钱，没有用，我连爹的尸体放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呀！”王迈成搔了一搔头皮，心头估量着我妈明天还不见得会放出来，爹尸体过了明天准要腐烂了；这十一岁的小姑娘又不懂事，少不得他自己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好，我就把他带走！”他一边说，一边就把爹的尸体抱起来，撑开大步，走了。

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的弟弟。我熄了灯，把门关上，正想躺到才把爹抬走的那张床上去睡，却听得“唛喇喇”一响，把我吓得魂魄全碎了。

恰是震天的巨雷从天边响起来，接着大雨就象潮水一样的倒下来。我家茅屋子给风吹得好似要把房顶揭去。我想起才走了不久的王迈成，他背着我爹的尸体在大雨中怎样走路？幸亏我爹还留下一顶旧油布伞，伞柄上还刻着我爹的名字：“孟阿茂”。此刻该马上送去，免得他在半路上淋雨。我想罢，就从黑暗中带着伞开门出去。一路上跌跌冲冲，高叫着：“迈成叔，迈成叔！”越过丝瓜棚，穿过白杨林子，满地都是泥泞。我赤着足走着，大概走了一里多路，发现在一座茅亭里，有一星之火在一暗一亮。跑近去一瞧，正是王迈成在那边躲雨吸烟。他自己和爹的尸体，已给雨淋得湿透衣衫了。

“迈成叔，给你送来了雨伞！”我兴奋地叫着，但立刻又让哀愁的影子拖住了。王迈成谢了我一下，说：“雷雨不要紧，一会就停，拿来了伞干啥？”虽这么说着，却也终于接过去了。我向回家的路上走，在雨中糊里糊涂走了一阵，忽然一怔，猛地想起在离家时因为慌促，忘记了该把弟弟好好地安顿

一下，这时不知怎样了？想到这里，就连忙加快脚步飞奔。

回到家里，却看见屋子里的灯亮着，我妈正全身湿漉漉地抱着弟弟，心焦地在等候我。我推门进去，妈把弟弟在床上一放，立刻将我抱住，哭道：“小妹，你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也被他们抓走了！”我一边给妈打水揩身子、换衣服，一边又替自己修饰，并忙着问舅父的信息。妈说：“你舅父性子躁，得罪了外国人，说要坐两年牢呢！”我说：“这怎么得了？不是我们害了他吗？”妈哭道：“是我害了他啊！可他在公堂上全认作自己的事，说不关我的事，打人、骂人、讨铜钿，全是他的主张，说只要把我释放，他多关几年也不要紧。我临走时，他叫我好歹要活下去，他放出来会看我们。……”

苦难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失去了爹爹以后，家庭好象失去了所有一切，生活比往常更悲苦，更难捱。舅父并没有消息，我仍天天上工厂去。但我是包身工，至多只能养活自己，并不能维持我的妈妈和弟弟的生活。妈妈虽然年纪并不大，但已变得很老很老，家庭经济，全靠她给人家洗洗补补过日子。

六年过去了，当我有了十七岁，长得比妈妈还高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有媒人找上门来向我妈妈说亲。

媒人叫朱好婆，是我妈妈从前在工厂做工时的一个姐妹淘里的姑妈，生成一张八灵舌，很会讲话，天天从城里跑到乡里，又从乡里跑到城里，专门给人撮合，好似“水滸”里王婆一类的人物。那一年，她趁着我做长日班，白天在厂里做“生活”，跑上了我家，找我妈说话。她说：“小妹的娘，小妹今年十七岁了，早该找上一门人家，有个依靠，免得冻三饿四的，过得了春，又度不了秋。”我妈说：“朱好婆，你原说得对，但我只有那么一个黄花闺女，少得要拣一个中意的人家，要不，害了她，我自己也不答应的。”朱好婆见话上路，

便说：“小妹的娘，我不早和你算过命？你有老来运，多早晚今年要交上这步老运了！现在有那么一份人家：有田有屋，小官人是个裁缝，不吃酒，不抽烟，人又老实又好。”

我妈给她油嘴滑舌一说，很快的动了心。我妈一向待我很好，可是因为封建思想，在这件事上便负了我。她瞒着我收下了男方的聘礼：一样金，三样银，还有四十元大洋。

第二年，夫家便吹吹打打地把我抬了去。丈夫史莲生见我生得好，头三天很欢喜，百依百顺，把我捧上天。三天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了。他的姐姐首先跑上门来讨债，说送到我家去的聘礼，全是她借给史莲生的，现在人已嫁过来了，金银首饰理应归还。媒人朱好婆也来纠缠，她收了我妈的“谢媒钱”不算，还向我要这要那。我拿不出，她说：“天上无云不成雨，地上无媒不成亲，你吃了饭怎忘了我种田人？”丈夫知道我出嫁后，日夜上工厂，赚来的钱还要分一部分去接济娘家，也天天和我吵架。

我没办法，就到娘家怨妈妈上了人家的当。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看见我话也说不成了，只躺在床上喘着气。原来我嫁出三天，她已加上了几分的病，弟弟虽已七岁，却还不能侍汤奉药。我只好仍在娘家住下来。我才住下二天，史莲生已经赶了来，说我不规矩，不该在外边过夜，拍桌摔凳，竟要在我的妈妈床前打架。

我说：“妈呀，你真狠心，你怎么把我许给这样的人啊？”妈正待答话，史莲生却拿起旁边一把菜刀向我劈过来。我转个弯，逃出门外。他一路上追来，一路上还喊：“你这个不要脸，向那里逃！”我哭着嚷着救命，兜了个圈子，又跑回家中，却看见我妈已昏过去了。

我妈死后，我托人把弟弟送到市里铁铺去当学徒。我只好

仍回夫家，去跟着我那粗鲁的丈夫过活。

不久，辛亥革命发生了，皇帝垮了台，传说老百姓从此以后可以人人自由平等了。但我们工人在厂里依然受外国资本家和狗腿子监工的剥削和压迫。回到家里，封建丈夫仍天天虐待我，我跟男工多说了一句话，他就关我在房间里追问我半天。当我怀孕以后，他还不放心我，每晚问这问那。幸亏他不久上市里去做工，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我才减去了不少麻烦。

我怀孕将近十个月，眼看就要临盆了，但仍还在工厂做工。有一天早上，我正在摇纱间做“生活”，忽然感到腹痛如绞，黄豆样的汗珠从我脸上滴下来，很快我就失去知觉，晕倒在地上。在我旁边做工的王凤珠，是我的老邻居，年龄比我大十几岁，生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她当时看到这情形，知道我要生产了，便立刻把我搀扶起来，送我进一个小房间里。那小房间原来是工头周雪宝的休息室，她正嫌我端午节没送礼，恰又逢到这样的事，便连忙说：“出去，出去，养孩子也不拣一拣时辰，随便乱撒！”王凤珠见周雪宝不答应，只好又把我扶起来，但我已经来不及了，痛得只喊娘，猛的倒在周雪宝平时用的躺椅上，便生起孩子来了。

周雪宝恨的直嚷倒霉，抱着头就走。王凤珠和另一个小姐妹这时也管不得许多，拿起一把剪刀、一撮棉花、一块青布，便给我接生。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孩子出来了，接着便听见王凤珠高叫：“男孩哪！”周雪宝虎着脸，守在门外，不许人家来看。我躺在椅上，出了一身冷汗，满身的骨头好象都松脱了，然后便不知不觉的睡去。

八小时以后，周雪宝就来赶我出去，她威胁我说：“如果不早带着孩子回家，东洋监工一到，你的饭碗就完了！”我只好听从她的话，抱着孩子，让王凤珠搀着我回家。那时天色已

晚，在路上，王凤珠笑着说：“周雪宝这阎王婆，今天到底吃了些亏！”我说：“阿凤姐，要不是你，我今天要尝苦头了！”她说：“我就是知道她要嫌脏，可我偏给她吃些‘生活’！”正说着，忽然抱在我怀里的孩子哭起来：“哇，哇，哇……”因这哭，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我说：“阿凤姐，我想托你一桩事，你能给我办到吗？”她说：“什么事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告诉了她。

我说：“阿凤姐，你是识几个字的，你给这个孩子取一个名字好不好？”王凤珠说：“哪能让我来取？他爹爹不在家吗？”我说：“他上市区做‘长生活’去了。即使不上市区去，你也得给这孩子取个名，孩子是你接的，留个纪念吧！”她说：“既这样，我给你想一个，只是不知道怎样才算好。”我说：“这孩子一出生，就给包工头找了一个麻烦，你就根据这个意思想一个吧。”她笑起来，说道：“果然好想头！我一定要想个好的。”停了半晌，她忽然叫道：“有了，有了！”我问有了什么，她说：“叫大强好不好？他们工头、老板，都是欺弱怕强的，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强起来，不要让他们欺侮！”我说：“果然很好，那么就叫孟大强吧！”她说：“怎么叫孟大强？你丈夫不是姓史的么？”我哭道：“我丈夫上个月回来又和我吵了架。他在市里有了别的女人，不要我了，他临走时说，生下的孩子干脆别姓史，还是算我娘家的人吧。我当时很气愤，已把这个答应了。”王凤珠啐了一口说：“你这人真老实，这样男人家，要掉了我，我早就和他闹了！”

一边讲话，一边已经到了家。王凤珠扶我进了屋子，我累得一下就倒在床上打起呼噜来。王凤珠给我盖被头，洗孩子，做尿布，竟又忙了她一个晚上。

这以后，我就开始做妈妈了。但也在同一时期开始，我的